

短篇小說集

逢重

程三三著

長江出版社印行

短篇小說集

重
逢

程省二著

代序

雖然，這里所收集的，都是我過去的幾個不成熟的短篇，但，在這『文人』已一變而為『文丐』的今日，我仍有這種機會，使這些反映戰時的舊稿，集成一個小冊子，而且很快地出版，很快地在這『沙漠中』問世，這却不能不說是一件天大的幸事！

本來，早在勝利之前，我已有過幾部著作，由教育部國立編譯館，和前三民主義青年團中央團部，頒獎收集，負責出版；其中一部是『沈家橋』，另一部是『壯志凌雲』，都是戲劇集。尤其是『壯志凌雲』一劇，在傲倖獲得民國三十三年度全國文藝創作選的第二名獎金以後，並已在重慶，貴陽，老河口，恩施，南城，吉安……等處，上演了好幾次。但是，由於勝利後的『復員』與『還都』，更由於『官方』的種種積習和困難，這幾部劇本，迄今仍被擱置在各該機關的檔案內。另外，跟着勝利而脫稿的另一部古裝歷史劇『越王勾踐』，在我到了漢口後，也曾由於一部份熱心友人底幫助，幾度籌備就緒，準備印行，但，也由於戰後物價的一再狂漲，預算一

再變更，終至無法追上物價而沉痛地宣告了擱淺！在這樣公私艱困的情況下，突如其來地，我居然能把這一本小冊子提先印行，使這沙漠中露出了一點綠芽，使我多年來壓在心頭的一口悶氣，得到了部份的宣洩，那麼，儘管作品內容並不充實，一切取材，也並不近乎理想，而我心裏的快感和興奮，却當然是自己所不能抑止的！

不過，這里我得再三說明：這本小冊子的印行，百分之百的力量，都是由於『魔戀』作者袁明皓兄的幫助，不問是在精神上或是物質上，如果缺少了明皓兄的鼓勵和支援，那麼，這本書的命運，恐怕就會和『沈家橋』，『壯志凌雲』，『越王勾踐』等劇作一樣，至少在短時期內，無法和讀者見面！這說明了今日『文人』的苦悶與悲哀！更說明了此種友情的崇高與偉大！所以，我爲了紀念我和明皓兄的友誼，紀念這亂世中的可貴的同情和援助，對於這一本小冊子的問世，心裏是更應該感到愉悅，感到欣幸的！

現在，書是出版了，而內容的貧乏與題材的陳舊，却是唯一的缺憾！這里，我只希望：自此之後，在溫暖的友情下，能使我得到更多的鼓勵和支援！使我在這些更多的鼓勵和支援中，從而得到更多的進步！

程省三謹誌。三十七年十月於漢口。

錄

目

上尉領章·····	借薪·····	二先生·····	重逢·····	代序·····
(81)	(52)	(18)	(1)	(1)

重 逢

黃昏，吉安市街照例在電光映照下活躍起來。

遠處來的汽車，停滿在馬路兩邊；人行道上，熙熙攘攘擠滿了忙碌着的人羣。老丁低着頭，在人頭擠擠的洪流中，一步步踱回他所寄寓了一個多星期的贛北旅社，今天的『奇遇』使他織起了一層不安與矛盾的密網，心裏像放進了一塊沉重的頑鐵。

『等一會，用什麼措詞來應付她的盤詰呢？……』這問題使他產生了無限的煩惱。

跑進旅社，茶房照例殷勤地送進茶具和臉水，他沒心理會，一投勁兒倒在床上，雙手抱着一顆沉重的頭，繼續着他混亂的沉思。

『……大概她是今天從甯都來的！雖然比以前消瘦了一些，但她的豐潤却依然依舊着，她圓臉上的兩個笑渦，比以前更是動人了，……她的態度，還是和以前一

樣，親暱，和藹，誠懇，熱烈……顯然地，她仍不知道她不共戴天的仇人，就是她以前所最欽慕的不平凡的「大餅店老板」……

「……早知道逃不脫她的視線，我又何必硬着心腸不理她？這是多麼不近情理啊！我太愚蠢了！當時，假使我聰敏一點，我應該立刻和她招呼，和她上一家酒館或戲院，然後在分別的時候告訴她一個假的住址，明天一早，我便離開「贛北旅社的第三號」，讓我永遠再看不到她；甚至也想不到她……」

「不過，假使她明白了前後一切事實的真相，至少她該瞭解我今天爲什麼要迴避她的原由。她現在的心情，大概仍和以前一樣，絕對沒有改變，並且她對我的好感，也一定超越了我離開她的時候！我不能再冷酷下去！我要對她說明白以前的一切，並且我要請求她在給予我合理的原宥以後，還要允許我從此以後不再離開她……」

「啊！這思想多卑鄙呢？……不能！我不能這樣做！很多人知道我是她的「仇人」！很多人知道她已訂了婚！而且所有她的親友，都知道我是一個「大餅店的老板」！現在再來死灰復燃，當初我又何必離開她？……」

興奮與煩惱控制住他的神經，他不安！他矛盾！兩隻手不斷地揪着他一頭早被

掀亂了的頭髮。

房裏的一切是靜止的，只有臉盆裏的一盆微溫的臉水，騰起一陣陣斷續的水蒸汽，在燈光裏隱現，飄動。

八點鐘左右，茶房推開了房門，探進一個頭，尋索的視線從窗口桌椅移到床邊，最後說：「丁先生，有一個姓蕭的女客會你。」

「好！」他從床上跳起，沈着地跑到門邊，「這裡！這裡！」一陣窸窣的履聲之後，進來了一位年輕的女郎。

他側轉身體，本能地帶上了房門，很和悅地請她坐在桌邊的一張木椅上，自己便走到床前坐下，看着她撩起長衣，放下她手裏的提篋坐上椅子。

電光之下，她越法顯得美麗了，一片長髮披蓋着她兩個寬闊相稱的肩頭，小小的圓臉上，閃爍着一雙迷人的眼，兩個微露的笑渦，在兩頰上浮動着，一口潔白而齊整的牙齒，不時從兩片薄薄的嘴唇縫裏迸出銀樣的光芒！

舉起兩隻纖手，撫弄了幾下頭髮，然後開始說話了：

「湊巧極了，我們今天這樣偶然地又遇見了！不過，抱歉得很，在路上攪擾了

你的精神，在這里又累你久等！真是……」

「那里！」他勉強地微笑，「我並沒有這樣的感覺。」

「我弟弟那里你也沒去過信吧？」

「沒有！所有我的朋友和親戚，一年來，我都沒有發出過一封信，同樣也沒有收到過一封信，因為我在這一年來是生活在奔波中的。」

「哼！」她冷笑，「要不是我從人羣裏擠出來呼叫的話，今天我們的會面是沒有可能的了；因為你雖然明明看到了我，但是那時你也正在「奔波」着，好像有什麼事或者另有一種神祕的任務一樣。」

他沒有回答。

「憑良心說，一年來，我並沒有忘却已往的一切，雖然，你現在已着上西裝，穿起皮靴，你的身份和地位，已使你另換了一副頭面，但在我腦裏和心裏，比較清晰的，還是你以前開大餅店當老板時的一切影像。這並不是我故意這樣說着來刺戟你的記憶，相反的，我却是向你表示：我對以前的一段遭遇是認為滿意的；而且在我的主觀裏，將永遠不至發生懷疑和含糊……」說着，她把桌上的手提篋取在手裏

，無聊地打開，又無聊地閉上，兩隻抑鬱的眼睛望着天花板的一角，神情和語調，充分顯露出一種「不滿」和「責難！」

『雖然，』她繼續說，聲調有些失常，『我爸爸去世後，我們一家大小在許多人的鄙視下東西分散了，我像一隻孤雁失去了一切，……但，無論到任何境地，我總相信着白己：我是和以前一般地有着我的自尊和驕矜！因為我的合理和我的光明是絕對的！要是說一個女兒的思想，一定完全和她的爸爸一樣，這簡直是一種淺薄得令人可笑的臆測和武斷！』

『在一般人的腦裏，「漢奸的女兒」總似乎和普通的女子不同，她的身份，她的人格，總得披上一件罪衣，其實，這在我是滿不在乎的。人家犯了幼稚病，我又何必一定要去爭取人家的認識？所以人家談論我，鄙視我，我却並不感到痛苦！可是，最出乎我意外而且也最使我痛心的，却是你也是他們中間的一個……』淚珠跟着聲音的顫慄絡繹滾下，她低下頭去，一手取出手帕，掩上臉孔。

老丁不忍繼續聽她的下文，他看着她抽噎，內心的苦悶和煩燥燃燒着他過身的血液；他馬上立起，離開床沿，在這狹窄的房間裏開始來回地打轉，彳亍的履聲衝

破了全房間的沉寂。

她的睨泣，他的徘徊，使過遭的空氣逐漸沉悶，沉悶得令人感到窒息。

『其實……』她嗚嚙不能成聲，『幸而爸爸在沒有行動之前就去世了，否則我的命運，我的遭遇，更不知要如何……慘厄和危險？……』

『瑜！』他突然使勁地叫出她的名字，一面心裏想着：『我該決定馬上吐出我的「招供」！』一面沉着臉嚴肅地一步步走近她。

『請你向我索取仇恨的清償！』他挺然佇立在她的身前，『殺死你爸爸的是我！使你受盡委屈的是我！辜負你對我一番熱情的是我，但是始終愛着你至死不變的也是我！』他一口氣說完。

她立刻抬起頭，淚痕縱橫的雙額在燈影下射出反光，兩道像電流似的視線射上他的髮頂和面頰……猶疑，驚奇，恐怖，惶惑，使她的呼吸窒息在緊張裏。

『你爸爸的死，是我在二十四小時之前，讓他喝下了一壺我所放下很多霍亂病菌的濃茶；他乘坐的汽車，拋錨在中途，因此趕不上診治的時間，也是由於我在事先在汽車的汽缸裏放下了一包白糖！我爲什麼要這樣做？很簡單，中華民族不容許

他去當敵人的走狗！不容許他出任H市的偽市長！』勇敢地，他用牙齒咬着他的下唇望着她，停了一會繼續說：『爲了控制我的意志，更爲了擺脫情感的威迫，在我執行了我的任務以後，我痛苦地很快的離開了你的故鄉，很遠，很久，不讓你知道我的蹤跡！一年來，我隱忍着我的痛苦，儘量維護着我的理智。今天以前，我的心情已平靜得像一片死水，沒有微波，更沒有浪花，但是，今天我倆的聲面，有如一塊巨石投入了水面，因此這一片死水，濺起了泡沫，漾起了浪圈……我再沒有勇氣來把我的理智和主宰我的神經了！……』

他臉上感到發燒，瞪着兩隻眼睛注視着她的反應。

『啊……』她顫抖着送出一聲嘆息，會音微弱而悽厲。

不自然的沉默，沒有延續得很久，她便開始用勁擊的雙手打開提篋，抽出一個腿了色的信封，擲在桌上。接着，身子搖幌地離開了椅子，幽靈般走到門口，拉開房門，曳着一條長長的瘦影，隱沒在外面街市上的一切喧聲裏。

他望着桌上的信封出神，兩條腿子僵硬地挺立着，像一個白癡！

懷着一顆麻脾的心，從桌上取了那個信封，把電燈的花線拉長了，移到床邊，

無力地倒下身子，然後他開始惶惑地抽出信封裏的信箋。

裏面是這樣的一封信：

「瑜！你的主觀太強了！你爸爸的死，事實很明顯地放在一般人的目前，但，始終祇有你一個人，仍舊一貫地袒護着他。你要知道：這並不是他的罪惡，這只能說是他的厲害！正如你所說：「大餅店老闆決不是一個平凡的漢子！」這裡，我不願再說下去，只希望你自已以後一切小心！至於我和你的問題，我決不勉強你的意志，望你不必空擔憂慮！任何時候你願意怎樣，我是絕對可以讓你怎樣地完成你的期望的。文溥，九月二十六日。」

「文溥」是她的未婚夫，「九月二十六日」是她爸爸死後的第三天，他翻復地推敲着信上的每一句話，從這名字上，日期上，尤其從這信上的字裏行間，使他在紊亂的思潮裏勾起了一年前那幕悲喜劇的全景的記憶。

K鎮的馬路邊上，一所茅屋，小小的兩間門面，裏面陳列着火桶、麵板、瓦鉢、八仙桌、以及其他各種傢具，這是一家賣大餅的舖子，他——老丁——就是這另

大餅店的老闆。

馬路的一端，相距三十公里處就是H市，雖然市裏紮着大批『皇軍』，『皇軍』們也不時來到K鎮巡查，但，這兒一帶的居民，偏偏仍舊生活在一種變質的平安裏。

老丁是個北方人，體格魁梧，具有一般北方人所應有的特徵。在H市和K鎮初淪陷時，他就來到這裏，幾月來，鎮上所有的人都已認識了他。

『要不是日本兵搗蛋，我在H市市立中學裏教書，生活多痛快？誰相信會到這地方來開大餅舖子？不過，還算好！如果我沒有這一套做大餅的手技，那就更加不堪設想了……』他常將這話告訴鎮上的朋友。

因為他做的大餅，油多，火力又足，因此生意特別好，尤其是蕭老先生一家，每天至少得銷上二三十個。起先，蕭家買大餅，總是由蕭老先生的兒子瑜光，或瑜光的姊姊瑜蘭，親自來取，後來混熟了，每天照例由老丁烤了熱的，在九點鐘左右，自己送到蕭家去。

蕭老先生振寰，在這地方上，週圍二百里方圓，沒有一個人不知道他的聲名。

他的錢多，他的勢大，所以民間有什麼糾紛，只要他說一句話，馬上便風平浪靜，什麼事都化成了『烏有』！

老丁的生意，照例是忙在上半天，到了午後，他閒着沒有事，常常喜歡拿着一本半新舊的社會小說，像啼笑姻緣或芳草夜談等，一個人跑到馬路上，唱唱歌，看看書，或者散一會閒步，因此，這一個具有『學者』之風的大餅店老闆，格外引起了鎮上居民的好感和同情。每一個認識他的人，都把他看做一個『落難的英雄』。尤其是蕭振寰的女兒——瑜蘭，對他更有一種特殊的景仰和欽佩。

每天，夕陽西下的時候，瑜蘭帶着她的弟弟瑜光，到馬路上，跟着老丁一起玩，一起談笑，一起唱歌，有時，甚至由瑜光出面，拉着老丁到她家裏，去下棋，去吃點心。

他們的情感，跟着日子的延長發展着，由熟識而親密，以至通信。因此，他不但知道了蕭家一切的內幕，並且也知道了瑜蘭的思想和願望。

瑜蘭是H市市立大學的附中學生，高二的暑假，就因抗戰而停了學。小時，由她父母作主，和一位表兄余仁溥訂了婚，因為雙方的性情不融洽，她曾反抗了無數

次，但都給父母親痛責後喝阻了。在她所有的親戚裏，除掉一個姨媽之外，沒有一個人同情她的苦衷。『我要解除婚約，除非立刻跑到姨媽那里去，永遠不準備回家。但，我總不忍這樣做，我想除此一着下策之外，另外找尋較溫柔的途徑。』她常常對老丁這樣說。

鎮上有人愛管閒事，有時會故意開瑜蘭的玩笑，問她：『南方人烤大餅，爲什麼總沒有北方人烤得人味？』

『因爲北方人看慣，吃慣，做慣！這有什麼奇怪？』跟着，她還常常正經地繼續說：『老丁決不是一個當大餅店老闆的平凡漢子！你們的將來，誰都趕不上他！』說完後，她便半噎半笑地走開了。

日子一天一天過去，老丁和瑜蘭的事情，漸漸成爲公開的祕密，所有鎮上的人，都對這問題引起了興趣，但，所有鎮上的人，連瑜蘭也在內，却沒有一個知道老丁的真正來歷。

『九一八』紀念的前夕，老丁接到了由H市市長來的密令。

『K鎮蕭振寰通敵，定下月一日就任H市市長，限於二十五日前解決具報：』

老丁爲了忠於命令，執行他的任務，馬上便開始他的行動。

深夜，他取出手槍，準備潛入蕭宅，但，瑜蘭的一切在誘惑着他。爲了『她』，他覺得自己應該在無法敗露的方式下達成他的使命。因此，他終於把手槍放入原處，改變了他的計劃。

次日，他身上藏着一瓶霍亂病菌，在午後四點鐘，準備以找瑜光唱歌做藉口，跑到蕭家去。但，剛到蕭家門前，便遇見了瑜光和他姊姊出來了，於是老丁只能空着手，伴着她們折回到馬路上，照例和她們一起談天，一起唱歌………。

蕭先生的生活習慣是老丁所熟悉的。每天到四點鐘左右，他照例要在他家的書廂裏看日用賬，抽烟，吃茶，……而這個書廂，就是平日瑜光常常拉着老丁去下棋的地方。

直到二十日的午後，太陽快要下山的時候，老丁從遠處看到瑜光和他姊姊一起走來，這才使他抓住了機會，從另一小道跑進了蕭宅。

『老先生在看書？瑜光不在家嗎？』老丁很客氣的跑進書廂。

『這孩子天天到這時候便找不到他的影子了，你坐坐，他不久就會回來的。』